

教育官員沒有以人爲本 (從教學語言政策說起)

馮榮錦

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講座教授

Email: wingfung@hku.hk

我有不少大學同學、中學同學、親戚朋友，包括我太太的弟弟、外甥女和姪新抱，都異口同聲對我說：「教書很辛苦呀！」。我說：「我當然知道，我亦完全感受得到！」。教大學的已經這麼苦了，教中、小學的苦況，不想而知。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學老師在「教學語言政策」下，怎樣地被折騰。

母語教學的失敗

一九九八年，香港政府大力推行「母語教學政策」，硬切一刀將中學斬成「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兩類，當時全港共有一百一十四間「英文中學」，而「中文中學」則有三百多間。由於很多傳統名校都歸入了「英文中學」一類，所以很大部份的家長都非常嚮往「英文中學」，希望其子女能夠順利入讀。

「英文中學」採用「非母語教學」，被視爲一等學校。而「中文中學」則採用「母語教學」，在不少市民心目中，該等學校被認定爲次等。而在其中就讀的學生，亦被標籤爲二流學生，舉步爲艱。單從這點來看，「母語教學政策」，從一開始就注定以失敗告終。

去年，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推出「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可算正式宣佈，「母語教學政策」壽終正寢。

「母語教學政策」推行超過十年，數十萬莘莘學子備受影響，不少家長和老師都受到很大的煎熬，孫明揚輕輕的微調，採用老油調校，以四兩老油，撥千斤之重，老油之功力，深不可測，令人「嘆爲觀止」！

「母語教學政策」的失敗，由於把中學強分爲「中中」和「英中」，從而產生強烈的標籤效應，對學生的自我形象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部份學生就頭茸茸，雖然沒有像「掃街大隊長」唐唐的 **fing** 吓 **fing** 吓，但這些形象欠佳的學生，又怎會有積極性去學習呢？

另外，當年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出「母語教學政策」，漠視市民大眾和教育人士的意見，以行政手段強烈干預專業判斷，對社會產生莫大的負面影響。

複雜的「微調方案」

所謂的「微調方案」，不再把學校定為「中文中學」或是「英文中學」，而是按照班裏學生在某科目的英語水平，決定該科是用中文還是英文授課。我嘗試舉下列的一個例子，以作解釋。

某校中四 A 班學生地理和歷史科的英文水平不錯，所以老師可用英文課本和用英文教授這兩門科目，可是，他們生物和化學科的英語水平比較差，老師只能用中文課本和用中文授課。4B 班英語水平不太一樣，他們的地理和生物是英語授課，歷史和化學卻是用中文教學。C 班英語最差，上述四科都是用中文授課。

你看，我們的教育官員真有「創意」！設計出這麼「多元化」、不同中英文授課語言的學科選擇。真有興趣知道，當中有多少個選擇組合及其出現的機會率是多少，說不定教育局和考評局官員，於下一次數學公開考試當中，出這樣的一條統計問題，讓學生知道統計學的廣泛應用。最後，還請官員們悄悄地告知在下問題的答案，這麼複雜的統計問題，小弟頭腦簡單，解決不了，謝謝。

啊！還未談及上述被老師簡稱 (因為太複雜了，所以才有簡稱) 為「分班、分科」方法的實際操作情況，讓我們看看鍾英好老師今天的上課情形。早上 9:00 – 10:00，好一個鍾老師，左手拿著中文教材，右眼看著中文課本，口裏說出純正的廣東話教 4A 班生物課，「嘗試」教導學生「野獸」和「胸部」的分別，10:00 – 10:30 小息。From 10:30 to 11:30, she uses English to tea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y Your Beast” and “Try Your Breast” in the Biology lesson of 4B class. (By the way, if students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breast”, “beast” and “best”, they are very good already. A CU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who ran for LEGCO could not differentiate these words.*) From 11:30 to 12:30, she also uses English to teach 4C class Biology. She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y Your Beast” and “Try Your Breast”, and how that ex-CU guy “Try His Breast”. The lesson finishes at 12:30. 下課後，一個學生跟她說，鍾老師，為何你今天不用中文上課？鍾英好老師大叫一聲「弊傢伙！」…… 兩眼一翻，昏倒在地上。

沒有這麼誇吧，昏倒在地上？一點也不！我文章開始時不是已說，我做老師的親戚朋友、外甥女、姪新抱等都曾親口告訴我「教書很辛苦呀！」。姪媳 (即姪新抱) 跟我說她教書教至幾乎窒息。他們其中一個亦跟我說過，他學校的一位老師，得了嚴重的抑鬱症，經常在上課期間和在教員室裏，無緣無故地大哭，最後只好黯然辭職，回家養病。其實，不少老師患有抑鬱症已是公開的秘密，我的親戚更曾見過一個不幸的老師自殺。抑鬱症是一種極不好受的疾病，病者覺得做人了無生趣，很多時還會有自殺念頭。

教育官員沒有以人為本

從上述例子，我們談及了學生所採用的課本 (可能是中文或英文)，課堂中的授課語言 (中或英)，及鍾英好老師的實際教學苦況 (她還要預備中、英教材各一)，讀者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上述所謂「微調方案」，一點也不「微」。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政府官員，高高在上，弄

個甚麼「微調」一詞，混淆視聽，作為教育的決策官員，不單未能以身作則，令師生和大眾市民信服，更被人看見的是，他們採取蒙混過關的心態，自欺欺人。煩請你們悄悄回家，好好閱讀《論語》，單單《論語》首兩句，你們學而時習之，學得其法，足可讓你們終生受用。另外，以後跟教育界同仁交流討「論」時，少說點官話，多一些人「語」，功德無量。

我到互聯網上，看看三位教育局問責官員過去在教育範疇裏的工作。以下是我找到的有關資料。

孫明揚，教育局局長，一九六六年加入政府為政務主任，歷任十多二十個不同政府職位，可是，從未任職教育方面的工作。

陳維安，二零零八年被委任為教育局副局長。之前任職香港賽馬會，據星島日報報道，陳於二零零五年在一場派發馬王「精英大師」紀念帽的事件中，處理出現混亂。陳曾任職馬場事務總監，熟悉馬場事務，尤其對精英大師、其贏頭馬次數和牠或他所戴的帽有深入研究，但對教育事務卻認識不深。

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誰來的？未曾聽過！？啊！原來他的父親是前任立法會議員楊孝華先生。二零零五年，傳媒揭發楊借用父親的議員身份，在香港立法會泊車，楊哲安受到質疑。楊曾任職物流公司經理，對教育事務認識不深。

看了上述三位教育局問責官員的背景，相信讀者會跟我一樣——心裏涼了一大截！

最後，我套用一套黑澤明的電影來總結這所謂的「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亂」。本人沒見過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語文政策比香港的更亂，七國都無咁亂！

那麼，讀者們，你們認為這政策會成功嗎？其實，現時不少教師已有很多怨言、憤怒、無助和感到不少壓力。單從這點來看，雖然政策還沒開始，但已經是失敗了！

讀者們都很清楚，香港教育確實是出了很大問題，為甚麼呢？有學者指出，而我個人亦認為，主因之一是規範太多、制約太緊。中、小學教育，跟大專教育一樣，出現不少的規章化、規距化、規例化和規管化。而中、小學老師更被某些人矮化，令至部份老師看化，但更慘的卻是——「看不化」，不幸的更弄出了抑鬱症等情緒病來。部份教育官員及管理人員官僚化及僵化（如果其中一些，會像銀行一樣，變成僵屍化便好了）。那麼，教育又怎可以有好的結果呢？

如今，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把制約、規範逐漸鬆開，少些約束，多些民主、自由和自主。我個人認為現今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很多管理階層沒有用心去看事物。他們腦中只想怎樣能夠「順利」解決問題，不行差，沒踏錯，便「腦安理得」了。而他們眼中亦只看見「問題」二字，而看不見一個很顯淺的字——「人」，不知是否算是「目中無人」呢？「以人為本」！溫總也是這樣說呀！如

果管理階層能夠多些用心去了解他人的感受、老師的焦慮和經常要處理大量的繁瑣工作，教授學者的壓力、在實際政策執行上的艱辛和困難，這樣，教育才有希望！

(* 該人士於二零零八年立法會議競選期間，不能分辨“Try My Best”及“Try My Breast”的讀音。後來，該人士在鄭經翰先生的節目當中，亦不能分辨“Try My Best”及“Try My Beast”的讀音。)

(相關文章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明報發表)